

古运河的时光私语

马海滨(梁山)

晨雾漫入开河古镇时,我正伫立在十字街头。脚下的柏油路凝着夜露,冷硬的肌理间,悄然透出一缕温软:那是河床下沉埋千年的岁月,随雾霭轻轻氤氲,绕着鼻尖,缠上眉梢。四下静得能听见露水滴落的声音,薄雾如轻纱,将远处的村落裹得严实,只余下这座鲁西南古镇,用砖石刻着京杭大运河的故事,每一块墙砖、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时光的回响。

寻到镇东开河闸。荒草已漫过半座闸基,麻石板被岁月磨得温润,指尖贴上去,仿佛触到至元年间工匠的掌心:他们定是攥着粗粝的麻绳喊着号子,将每块石头砌得严丝合缝;柏木桩顶端泛着深褐,像老者枯瘦的指节,死死抠着泥土,不肯让记忆随水流漂走。

史料里说,这闸宽一丈二尺。从前商船过闸,纤夫的号子能飘出三里地。那时水势浩荡,闸门开启时,水流奔涌如银练,孩童趴在岸边,看船帆从头顶掠过,像一片移动的云。如今闸洞只剩半池死水,风过处发出低低的呜咽,野草疯长,像是要把往日的喧嚣彻底掩埋。

一位白发老者拄杖缓来,目光抚过斑驳的闸体,细数闸边旧事:昔年河道屡经改道,泥沙泛滥,常常吞没房屋与田地,先民们从“庄户顶”“老干碑”携家带口,踏着泥泞迁徙而来,在闸畔搭起茅草屋,以河为邻,以闸为伴,生生不息。“那时的河上,多热闹啊!”老人的眼里忽然泛起微光,语气里满是眷恋,“听老一辈说,漕船一来就是十几艘,连樯而至,船工们上岸沽

酒卸货,‘万金堂’药铺的药香,‘四海居’饭庄的烟火气,混着河水的湿气,飘得满镇都是,门槛都要被踏破喽。”话音一转,老人轻轻叹了口气,眼底的光亮渐渐黯淡:“如今,河道废了,只剩这一潭死水了。”

凝望浅滩,我忽然读懂了这运河的沉默。它从未真正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模样,默默守候:守着迁徙者踏过的旧路——那条闸基旁早已荒芜的土路;守着闸基上岁岁生长的苔痕;守着时光里渐渐淡去的纤夫号子,也守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与牵挂。

顺河南行,琉璃庙遗址只存半块雕花青砖,纹路间犹嵌着旧日香灰。老人说,昔年三月二十五庙会,两岸人山人海:蒙古马帮铜铃叮当,载皮毛药材北来;南方商贩推车叫卖,丝绸茶香四溢;戏台上胡琴悠扬,河水亦随韵轻摇。而今,庙宇早已湮没在尘烟里,唯有东村明孝子石坊,在风里孑然伫立,风骨依旧;古运河静卧在不远处,如一位沉默的守夜人,身下的死水凝滞如镜,却藏着千年的繁华与落寞,喧嚣与沉寂,将所有过往都沉淀成岁月的底色。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有过意气风发的奔涌,也有过归于平淡的等待。正是这些起伏与守望,才让生命有了厚度。古运河不再行船,但它所守护的文脉与记忆,终会在某个时刻,以新的姿态流淌延续——或许,这便是时光最温柔的馈赠。

湖滨的白杨

孔令奇(微山)

我常游走于山水之间,以笔墨追寻自然的魂魄。松的伟岸、柳的婀娜、竹的清雅、桃的娇艳,皆入我宣纸。可独有一种树,遍布大江南北,却因太过寻常,竟被历代画家轻忽,那便是白杨,一种质朴无华的速生乔木。

旷野山坳、阡陌水滨,白杨随处可见。或三五成群,或连片成林,伴着农家的炊烟,染醉了山乡的晨昏,成了山水间一道寻常却又独特的风景。

春夏时节,白杨蓬勃生长,默默成材。当炎炎烈日来临时,它们撑开浓密的绿伞,为过往的行人送去清凉。湖滨一侧长长的白杨林道,成了小城居民避暑休闲的最佳去处。

我常流连于秋日的微山湖畔。湖水悠悠,浮起薄薄的轻雾,整个大湖静谧得令人沉醉。那片白杨林,褪去夏日的翠绿盛装,换上了桔黄色的秋衣,黄叶摇曳,暖色连绵,如长幅画屏倒映湖面。倘若此时有一叶扁舟悠然划过,那便是一幅绝美的湖滨秋色图了。

霜降过后,黄叶开始变成赭红,满树的红叶似乎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每一株树都如向天而举的火炬,将火红的绚烂献给了晚秋的原野。它们带给人的愉悦,丝毫不逊于那闻名遐迩的枫叶,虽然它的名字里少了几分诗意的浪

漫。

可真正让我心动的,还是冬日里的白杨。在寒气袭人的北方,几乎所有的树木都褪尽了繁华,白杨也不例外。但你看,它们的躯干依然倔强地挺立,参差的枝桠直指苍穹,仿佛哨位上纪律严明的士兵。朝迎旭日,暮送斜阳,不畏霜雪,傲然伫立。尤其是在黄昏时分,白杨林如一抹浅淡的水墨,轻轻渲染在天地之间。一轮火红的落日在林梢间若隐若现,那温暖的光芒,让寒冷的天空也变得柔和起来。

此情此景,常让我吟起“平林漠漠烟如织”,也想起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壮志。说不清什么缘由,或许是这萧瑟而温暖的景象,更容易让人生出几分悲天悯人的情怀吧。

望着这片白杨,我总会想起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爱国诗人的家国情怀相比,他们更关心眼前的柴米油盐,更在意日子的酸甜苦辣。可是,当年外敌入侵,湖滨的安宁被日寇铁蹄踏破的时候,他们毅然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和平年代,又默默耕耘,用汗水建设家园。就像这湖滨的白杨,普通、质朴、不事张扬,却扎根故土,风雨挺立,在岁月里站成一一道无可替代的风景。

难忘军营的“第一次”

——写在2026年春季征兵之际

张艳果(汶上)

一生,总有许多难忘的“第一次”
第一次离开父母,只身远行
第一次离开故土,踏入陌生城市
第一次用汗水换来收获
每一个“第一次”,都被深深镌刻于心窝

第一次踏进绿色军营
伴着嘹亮军号声
梦想在这里启航
第一次高唱《我是一个兵》
光荣与自豪充满胸膛
第一次紧急集合
对军人作风的最好体验
第一次把被子叠成“豆腐块”
在细致规整里,收获满心满足
第一次在军营生病
病床前,南腔北调的叮咛与问候
感动与幸福,悄悄写满脸颊
第一次在军营过年
想念故乡和远方的爹娘
第一次面向军旗庄严宣誓
一股热流慢慢升腾
凝聚成无比崇高的信仰与情长
第一次接过钢枪
便把军人的责任和使命,扛在肩上
……

这一个个的“第一次”
给了我绿色的憧憬
人生的追逐
真诚的搏击
成功的喜悦
正是这一次次军营初体验
让我多了份坦然
多了份忍耐
多了份勇气
多了份理解
也让我真正懂得
什么是汗水
什么是快乐
什么是责任
什么是荣耀
……
岁月流转,初心不忘
最难忘,还是军营里的每一个“第一次”

郁金香

张宝翠(曲阜)

谁遣瑶葩越海来,亭亭玉影占春魁。
金卮承露迎朝日,霞袂翻香映绿苔。
未入名园谱旧谱,独将艳质许新裁。
嫣然摇曳东风里,邀与游人共举杯。